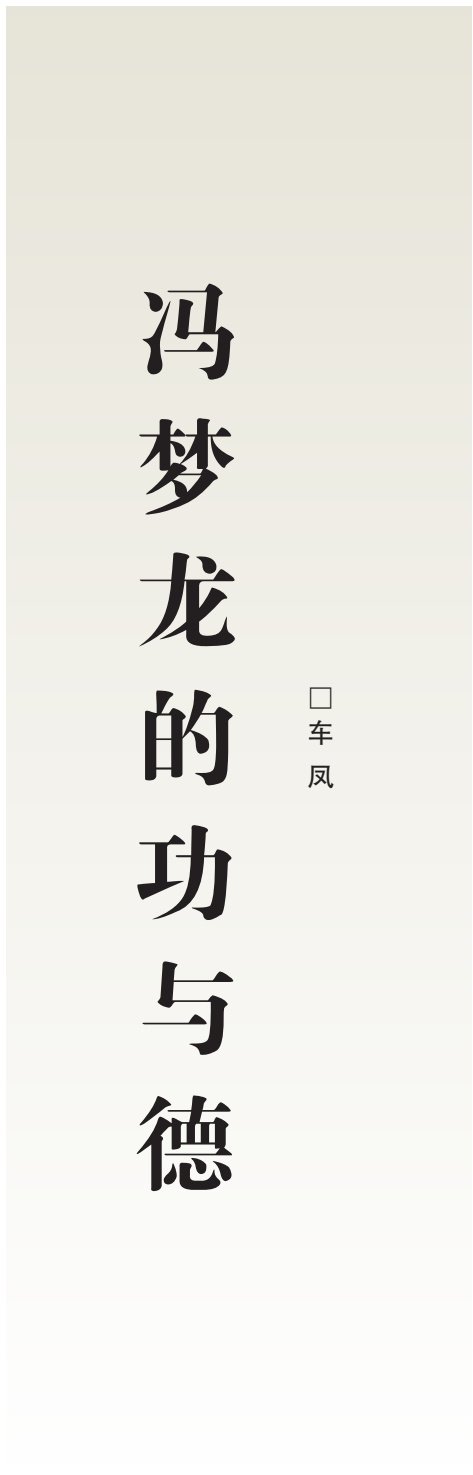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冯梦龙的功与德

□ 车 凤



冯梦龙（1574—1646年）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戏曲家，字犹龙，号龙子犹，苏州人。谈及儒家的人生理想，最高级的莫过于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三不朽。冯梦龙的“立言”广为人知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古代白话小说先驱、通俗文学泰斗，有3000多万字的著作存留于世，其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被称为“三言”。然而，说到他的“立德”“立功”，知之者便甚少了。

冯梦龙早慧又不失勤奋，自少年便博学多识、颇负盛名。然而，或许是命运与他开了玩笑，虽然花费了大把的时间志于科举，但他屡考屡败，直到57岁才被补为岁贡，58岁就任丹徒县（今镇江丹徒区）训导，到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61岁的冯梦龙被任命为福建寿宁县知县。

寿令可为 亦不可为

按照常人的理解，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早已过了一个人事业的黄金期，况且是去乡千里，到一个偏远贫穷的闽东小县为官，过几年明哲保身的日子混到退休就可以了，可他却是怀抱理想而来。寿宁地处万山之中，西连武夷山脉的洞宫山，北接雁荡山，境内崇

山显壑，峭壁峡谷，山环水绕，可谓“地僻人难到，山多云易生”。冯梦龙不顾年事已高，“下车即稔知瘠土”，登山涉水，克服了交通不便、语言不通等诸多困难，深入细致地调查了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风俗等状况，细致观察了全县田地、物产的特点和民间耕作、种菜、捕鱼、建屋乃至葬墓等情况。

他自己说“寿令可为亦不可为”，其实“可为”说的是寿宁的基础差、底子薄，能够提升改进的空间不小。而“不可为”则是说他虽然怀抱仁政理想，但彼时的社会背景和困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寿宁县当时的总人口有11900余人，而全县的赋税总共也就4800两银子，其中还要有起解（押送税银上缴）1600多两。事实上，冯梦龙一到任就面临着前任县令上千两银子的亏空。更严重的是，他身处大明末期，朝廷又有后金的威胁，内有农民起义，可以说是“中外势逢交困之会，虏寇患切剥肤之时”。原本各种社会矛盾就在日益激化，朝廷又开支巨大，不断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，《寿宁待志》中记录的有时间、有数目、有根据、来自朝廷追加的赋税，名目繁多，不下十几种。这都大大增加了冯县令的工作难度。

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冯梦龙没有像以往的县令那样修缮县衙，置买用具，风光亮相，而是悄悄地走马上任。

政平讼理 勤勉不辍

作为一个文学家，冯梦龙可以在创作中恣意飞扬、驰骋想象，而当他作为一个知县，面对百废待兴的寿宁时，眼前却是许多现实的棘手问题，必须一件件加以解决落实。冯梦龙勤政，闽地名士徐火勃在《寿宁冯父母诗序》中称他“早起坐堂皇，理钱谷，簿册书一刻可了”，“政平讼理，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”。

上任伊始，冯梦龙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寿宁的虎患。寿宁地处险要，林密山高，老虎频频出没，乡民皆是惶惶度日。冯梦龙亲力亲为，带着衙役去寻找捕虎能人，并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此事，半年后，连毙三虎，虎患绝迹。随后，冯梦龙又募集银两，动员民众凿山石、重立谯楼，修城墙，筑关隘，训练民兵，加强戒备。看到百姓饮水和灌溉的困难，他又组织人员在城边的大溪中筑堤建坝，因势利导，引入入城后解决了人们用水的困难。这些工程，都是有益寿宁百年的大事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对于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来说，他从不满足于坐堂问政理事，而是每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，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。

另一方面，冯梦龙对于当时的时政洞察秋毫，他曾总结说：“大明最为害民者，一曰吏，一曰役，一曰官之亲戚，一曰官之仆隶。是四种人，依草附木，怙势作威，足使人敲髓洒膏，吞声泣血。”正因如此，他对身边的吏役管之紧，戒之严，察之详。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，任知县第二年的冯梦龙开始着手减轻徭役、改革吏治、明晰讼案、政简刑清，并亲自讲解儒学经典、传授科举之道，传播儒家无讼思想，从道德教化上消除民间纠纷隐患，预防社会矛盾发生。

但凡做事，冯梦龙都坚持不图虚名。为了兴农，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亲自写下了如何耕田、如何治水、如何施肥、如何育种的指导性“衙规”。

君子化民成俗。彼时寿宁“重男轻女”“生女则溺之”的陋习普遍，导致寿宁性别比例失衡，全县有男子6400多人，女性只有5500余人。对此，冯梦龙亲自执笔，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下《禁溺女告示》，命书吏抄写了几十份，盖上大红官印，派衙役们到全县各村去张贴宣传，并严格执行《禁溺女告示》规定的内容，在广而告之的同时一边设厉禁，一边捐俸以赏收养者，可谓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严之以法。从此，寿宁溺女之风渐息。

此外，当时寿宁民众普遍“信巫不信医，每病必召巫师迎神”，很多人因此延误了治疗，使病情加重甚至丧命，还因钱财的损失使家庭陷入困境。对此，冯梦龙“示禁且捐俸施药”，慢慢改变了大家的认知习惯和行为习惯。

遇民以恩 待士有礼

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，冯梦龙编撰完成了5万多字的《寿宁待志》，内容涉及寿宁的交通地理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生活、宗教信仰、自然灾害等各个方面，书中大量篇幅是冯梦龙宦寿期间的思想实录。那么，它又为何会被命名为“待志”呢？孔夫子曾说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，冯梦龙正是认识到自己的看法难免有局限性，宁“逊焉而待”而不使“有訾焉”，所以才说“一日有一日之闻见，吾以待其时；一人有一人之才识，吾以待其人”。他期待后人能够继续补充完善这部作品，这无疑也体现了他谦虚谨慎、不慕虚名的君子人格。

冯梦龙是一个充满真挚感情的人，他曾在自己的《情史》序中明确提出“立情教”的主张，说“我欲立情教，教诲诸众生”。对于寿宁百姓，他亦是充满深情真情。他本着“一念为民之心”“不求名而求实”的态度，“以勤补缺，以慈辅严，以廉代匿”，坚信“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，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”。

因为这一份拳拳之情，冯梦龙不仅从不假公济私，反而常常是以私廓公。做了4年寿宁父母官，每遇急难，他总是把自己的薪俸捐出为民做好事——重修学宫缺少大木，得知有人出售，他便“捐俸代输，伐其木”；遇到百姓无钱买药，他便“捐俸施药”；适逢兴修关圣庙，他又“少佐俸资”……直到离任临走时，他仍惦记着县学没有修复完善。在想方设法筹到一笔助学的银子后，他自己又捐出俸银20多两，亲自落实维修堂宇，重建学门，把学宫内外修葺一新。要知道，那时的冯梦龙已经65岁了，他所做的一切早已不是为获得升迁，鞠躬尽瘁只是为了自己的心安。这样一位“情教教主”，以百姓心为心，他的一切有为都源于对百姓深厚的仁爱。

在冯梦龙之前，万历十八年（公元1590年），寿宁曾有一位受人爱戴的清官县令名叫戴镗。为了纪念戴镗，冯梦龙在寿宁私署边一株百年梅树旁建了一个小亭，取名“戴清亭”，站在亭中可以眺望整个寿宁城。

顾名思义，“戴清亭”是冯梦龙用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，他要以戴镗为榜样，做个清正廉洁、务实为民的好官。亭子一建好，冯梦龙便赋诗一首，其中有“老梅标冷趣，我与尔同清”一句，正是他如梅花般高洁情操的真实写照。

清乾隆《福宁府志·寿宁循吏》评价冯梦龙“政简刑清，首尚文学，遇民以恩，待士有礼”，事实上，冯梦龙在寿宁任知县时，始终把唯一的儿子冯焞带在身边，以编书代训教。

从死灰复燃到智谋名臣

□ 丁万英

死灰复燃

汉景帝时期的名臣韩安国，在一次入狱之后备受狱卒田甲的折磨，韩安国实在忍无可忍，对田甲说：“死灰独不复燃乎？”貌似已经燃烧完了的死灰风一吹没准就会再次燃烧起来，这是生活常识。韩安国的意思是：你觉得我已经过气了，但你可要想好了，万一有一天我东山再起，你想过这么对我的后果吗？田甲是小心心性，也看扁了韩安国，他当时就说：“然即溺之。”言外之意是谅你再也无出头之日了。然而，事情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。不久，梁国内史一职出现空缺，内史在西汉初执掌诸侯国国民政事宜，相当于中央王朝各地的郡守，地位相当重要。韩安国补了这个空缺，骤然由阶下囚东山再起，升任为二千石俸禄之梁国内史。狱吏田甲觉得大祸临头，扔下全家弃职而逃。韩安国放出话来：“田甲如不回来复就狱吏之职，我就灭你整个家族！”田甲只得回来肉袒谢罪。韩安国笑着说：“你现在倒是撒泡尿溺死我呀！你们这些势利小人还值得我收拾吗？”终究没有为难田甲。这就体现了韩安国的胸襟和度量。

这个故事体现了人性的阴暗与豁达，很符合太史公关注人性长短得失的旨趣，司马迁把其记载在《史记·韩长孺列传》之中。如今，死灰复燃成为韩安国留给后人最闪光的典故。后世又把死灰复燃称为“死灰相惧”“长孺然灰”“汉固寒灰”“内史之灰”“然灰被溺”等等。宋代大诗人陆游有诗云“盛衰君勿叹，已有复燃灰”。意思就是告诫人们祸福运势变幻莫测，不要妄下结论。

左右逢源

韩安国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有功之臣，而且功劳巨大。梁王刘武凭什么能够抵挡住吴王刘濞的大军？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敖弟羽为将军；羽力战，安国持重，乃得颇败吴兵。”张羽善于力战，韩安国老成持重，善于谋划，他们两人配合得相得益彰，这才阻挡住了吴军进攻长安的兵锋。韩安国由此得到梁王刘武的看重。这个功劳也奠定了韩安国在窦太后和汉景帝心目中的分量。

因为窦太后的宠爱，再加上依仗着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，梁王刘武越来越飞扬跋扈。汉景帝特许刘武自行委任梁国的相和二千石级别的高官，梁王出来进去的排场已经超越天子。汉景帝听说之后心里很不痛快。窦太后知道汉景帝为什么不痛快，于是她就迁怒于梁国的使者，拒绝接见刘武的使节，希望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，让梁王收敛一些。梁王的使者总是见不到窦太后，这可不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刘武只得派韩安国为使节，希望他能为自己周旋沟通，协调与朝廷

的关系。韩安国的能力绝不仅仅体现为军事上的才华。韩安国一出马，就让窦太后转怒为喜，进而让梁王与汉景帝冰释前嫌。韩安国协调汉景帝与梁王的关系有功，窦太后和长公主也都给予韩安国千金的重赏。韩安国的美名越发显现，他和朝中权贵的关系也越来越深了。

正是因为既有历史功勋，又给窦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在梁王的内史出现空缺的时候，韩安国才由窦太后亲自选定，做了梁国的内史。所以，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的，世界上哪有什么侥幸之事。死灰复燃，也是有必然的原因的。

身后之名

后来，汉武帝“素闻安国贤”，于是委任他为北地都尉，后来又升迁为大司农。闽和东越互相攻打之时，汉武帝派遣大农令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将兵前去平乱。没等大军压境，叛乱就平息了。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韩安国做了御史大夫，正式成为朝廷重臣。

韩安国一直主张与匈奴和亲。马邑之谋失败之后，汉武帝改变了和亲匈奴的国策，开启了对匈奴作战的漫长历程。韩安国与汉武帝的国策理念相悖，地位越来越边缘化。

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，匈奴袭扰渔阳，韩安国被任命为材官将军，屯守渔阳。与匈奴作战不力，汉武帝非常生气，派使者问责。韩安国的地位每况愈下，最后下迁右北平郡守，郡治在今天内蒙古宁城一带。一边是卫青等年轻新贵红得发紫，一边是韩安国越来越被斥疏远，又打了败仗，韩安国感觉非常羞愧，心情闷闷不乐，几个月之后，因病吐血而亡。

司马迁对韩安国高度推崇，说：“安国为人多大略，智足以当世取合，而出於忠厚焉。贪嗜於财。所推举皆廉士，贤於己者也。於梁举壶遂、臧固、郅他，皆天下名士，士亦以此称慕之，唯天子以为国器。”司马迁说韩安国为人有大智慧，能看清楚大局，顺应潮流，但又不媚俗苟且，而能保持忠诚厚道的底线。韩安国喜欢钱财，但他往来并为国举荐的却是廉洁有节操比自己贤达的人。在梁国的时候举荐了壶遂、臧固、郅他。司马迁因为与壶遂一起修订汉朝律历，相知很深。壶遂为笃行君子，与韩安国有交情，人以类聚，可以想见韩安国也有壶遂欣赏的地方。

后世有史家认为，智谋多的人容易失之于轻薄浮华，而韩安国却为人忠厚；贪财的人容易枉法，近墨者黑，所举荐的人往往都是贪墨之人，看韩安国所举荐的却都是清廉之士，这就非常难能可贵，这也是司马迁非常推崇韩安国的原因。

王旦的人品与家风

□ 李炜永

王旦是与寇准同期的一代名相。980年（北宋太平兴国五年），两人同榜录为进士，且同期为官，因此互称同年。与寇准性情张扬、耿直率真不同，王旦低调内敛，胸怀大度，亦任人唯贤，为政清廉。

心怀坦荡 宽厚待人

王旦为人十分宽厚，极具雅量。所谓雅量，就是能够容忍或接纳他人的气量。具有雅量的人，遇事平静，待人宽厚，凡事总替他人考虑，体谅他人。王旦就是这种有雅量的人，因而使人十分敬佩。

据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与王旦同朝为官的寇准，对他总有些不满，几次在宋真宗面前讲他的坏话。对此，王旦似乎一无所知。他还是在皇帝面前经常称赞寇准。有一次，宋真宗实在忍不住，就对王旦说：“卿虽谈其美，彼专道卿恶。”王旦答曰：“臣在相位久，阙失必多，准对陛下无所隐，益见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由此，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，对他更加敬重。

《宋史·王旦传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中书省有公文送到枢密院，但公文不合诏令格式。当时王旦负责中书省，寇准则掌管枢密院。寇准见公文不合要求，就把这事报告给宋真宗，结果王旦受到皇帝的责备。面对皇帝的批评，王旦没作任何辩解，只是很诚恳地检讨自己。不到一个月，枢密院有文书送中书省，也不合诏令格式。办事员高兴地呈给王旦，想趁机报复一下枢密院。没想到王旦看完以后，就吩咐将公文送回枢密院更

正，让他们修改，并没有去报告皇帝。后来寇准知道后，想起自己此前的做法，心中非常惭愧。他见到王旦时说：“王同年大度如此耶？”

知人善用 举贤荐能

北宋有一套用人制度，选拔、推荐人才，是宰相的主要任务之一，别人推荐或毛遂自荐的，皇帝一般都要征求宰相的意见，然后任命。王旦任宰相时推荐了很多人才，而且事实证明王旦很有知人之明，既能识人之贤，还能察人之奸。

负责管理秦州的曹玮调任他职，需要派人接任。王旦觉得李及忠厚谨慎，便推荐了他。这时却有人反对，认为李及才能欠缺。王旦坚持了自己的意见，让李及去治理秦州。后来李及政绩斐然，名声远播，人们这才佩服王旦的知人善用。

王旦推荐人才，总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不计较个人恩怨，也不对人求全责备。如前所述，寇准的优点是刚正秉直，嫉恶如仇，敢说敢干。而短处也很明显，好刚使气，自以为是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过于好强，在同僚中关系也很不好。特别是寇准在

皇帝面前多次说王旦坏话，连真宗都看不下去，但王旦不以为意，依然极力推荐他。后来，王旦病重，宋真宗去看望，问王旦：“谁可代卿者？”王旦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以臣之愚，莫若寇准。”王旦看重的是寇准的长处，是他刚直不阿、果敢勇毅的治国才能。

严于律己 家风简朴

王旦贵为宰相十多年，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，生活简朴。他所居宅第极其简陋，皇帝多次要为他修治，他都以“先人旧庐”为由婉言谢绝。每有赐予，他都感叹说：“生民膏血，安用许多。”晚年因病告退，真宗秘赐黄金50两，王旦辞曰：“已恨多藏，况无用处。”最终也没有接受。

王旦家中被服质朴素淡，就连家人想用绾棉铺饰毡席他都不允许。家人中有服饰稍奢者，他闭目不视。有一次，有人来家售卖玉带，家中子弟都觉得不错，便将玉带呈送给王旦看，意欲购买。王旦就让子弟系在身上，问道：“还见佳否？”家人回答说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见？王旦说：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，无乃劳乎！”立刻令其退还。王旦生平不置田宅产业，告诫子孙不要依靠祖

